

# 黑五月的遗伤（下）

下来，就在身体刚恢复后的某一天带着茫然的心情自个儿去见院长。

## 一封托孤信

谈了聊了，院长心里好似有数，就进房去拿出一张信封交给法兰斯看。那是一封托孤信！交接之间，院长长叹一声感慨地说：“当我读完搁在婴儿侧边的信时，感触到泪湿双眸，心喊好可怜的孩子！所以我就给她取个憫儿这名字。

敬爱的院长；

我是这个摇篮里女婴的母亲，她是我在[九八年黑五月事件]被暴徒强奸，被摧残蹂躏留下的“惨品。”发生的当时，魂魄早已在极其恐怖下离我而去。醒来时感觉隐隐疼痛的下体，虽已换上你们的院服，还依稀流出微红的血迹，狼狈不堪之极！正在为自己遭遇此劫而悲伤无助，欲哭无泪时，忽然从内院听到哦哇…哦哇…婴儿出世的啼哭声。就在那阵子，就在惊吓，恐怖，麻木无助下，我逃出了你们的院子。今天我倒回来带着这个“惨品”来到你们这儿，不外是托付与你们帮我抚养她长大成人。你们一定会好奇的问：“我又怎么会把一个从摧残与蹂躏下

结成的“惨品”给留住呢？是的，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当时连自己都不想活了。这简直是荒谬之极无可理喻！是吗？我曾几次去做掉它（未知是他还是她），想到它好恶心，好恶心！不要它！真的不要它！可顽强的她，就是赶不出来。很玄的，怀胎十月过程中，梦里依稀听到呻吟声说：“我就是不出来，我就是要看这人间悲惨丑陋的真相。”

“我是一个相信‘天意’的人，天意让我有能力慢慢边拖着身子边行边爬逃出魔窟，天意让我昏厥在你们院前，而后被你们救起，迷糊中我依然感觉得到。再说当一再赶不走她，加上呻吟声不时绕扰耳际，我服了！

“是的，她是无辜的。”就这样在不敢让居住异地的父母知道而引起伤心的同时，在极其怨恶不情愿下自个儿隐居某一小乡村把她生下来了，以后就看她的造化吧。谨此不胜感激！

伤心人敬上

院长看到他读完信不作声，就把那张轻落在桌上微黄的信纸放回信封里，一边却似自言自语叨叨重提当晚的情景说：“暴徒实在太可恶

了！强奸玷污无辜良女连怀孕妇女也不放过！”

被强暴的怀孕妈妈在身心受到极度伤害，惨痛和惊悚恐怖中生下儿子后当即死去。临终前她还嘱咐我以后就叫他的孩子史蒂芬吧。”法兰斯听罢，再度激动异常，尤其当又忆起初见到墓碑上爱妻的相片，心中是激荡不已！痛不欲生！

悲痛交加中，他满脑子时而空白一片，时而乱成一团。却在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下，记得很清楚自己也在干了些啥事。后来不知走了多久回到家时只看到壁上的时钟已经显示午夜时分，屋里却空空没人，怀胎7个月的老婆不见了！失踪了…..！

想到老婆只因肤色白皙酷似华裔而难逃窃数！真正痛死他了！”不断自喊作孽

呀…报应呀！”沉痛的画面占据他整个脑海。

7年来寻寻觅觅找到儿子下落的同时也知悉老婆的凄惨真相，在极度伤悲中从此离开他领导的[黑帮组织]自个儿回原乡万鸦老长住，把唯一的儿子托付院方代为培育，偶尔来雅加达有探望一半次，生活费用一概由他付出…..

##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那天下午正等着儿媳来接他回去的时候，忽有两位警察找到孤儿院报恶讯。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悲剧再次发生在他们的家庭里。

法兰斯赶紧随着警察跑往史蒂芬所住医院探望。见到泣不成声的憫儿，情不自禁的紧紧搂住憫儿；“没事没事，坚

强点，还有爸陪着你呢。”酸湿的声音不自觉得已是老泪纵横两颊。

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史蒂芬，感觉全身疼痛无力，尤其背后脊椎处脱节似的其痛难忍。经过多方检验，X光，CT扫描，初诊断发觉椎骨严重损伤，医生虽说未能确认真实伤情，但言谈下怯微微透露情况不很乐观，造成瘫痪的可能性极大。心乱如麻的法兰斯没再想多就乘着在医院的那一阵子，抱定决心做一次DNA检测。在他们正在焦虑惶恐等着医生的判决，好难好难的度过苦涩难耐的时刻，法兰斯蓄意抱紧憫儿偷偷地抓下她几根头发去做测试来完成心中的疑惑！天啊！化验结果竟然被他所中！憫儿果然竟是强暴下《完成》的惨品！有道是；人在做，天再看！上天对法兰斯无声的征发和折磨咎由自取！他不由自主拍打自己的头哭喊“作孽啊我…作孽啊！”

眼看儿子的不幸瘫痪和即将成为与自己带有血缘关系的媳妇演变成[女儿]的悲惨遭遇和无法改变的命运，他将如何面对啊…？

王芳写于2020年六月间



骚乱结束后，  
印尼街道满目疮痍。